

半年没能回马鞍山看妈妈和妹妹一家,着实想念。虽然每天能在摄像头里看见妈妈走来走去,也能和她说说话,但是,这哪有摸摸她青筋拱起的手和脸上的皱纹,数一数她还剩多少颗牙来得真切。空念远当然不如眼前人。

有一次和朋友说妈妈是我情绪的稳定剂,心情烦躁的时候,只要打开摄像头,看到她在看电视、在吃饭,或者在和阿姨聊着天,心立刻安宁了。朋友说,那说明你们母女关系一直融洽,你妈妈能滋养你,治愈你。朋友的妈妈恰恰相反,不但不能治愈她,还会给她带来很多的压力与焦虑,每次通话后,心里装满妈妈

的各种负面情绪,她要自我消解良久。我能理解这种感受。身边是有这样的人,只要他在,气氛就会变得压抑,气压低到你想逃。但如果是家里人,你就无处可逃,只好接着,接不住也硬着头皮接,不然呢。还好我有一个性情温良的妈妈,在我成长的岁月,每一次的失败,她从来没有打骂或者嘲笑,而是一副“没事的,只要你人还活着就好”的淡定。我爸就不行,刻薄起来,嘲笑的话里还擅用文学里夸张的手法,让人无地自容。当然,我爸疼起人来,那也是我妈望尘莫及的。急性子的老爸先走一步后,我和妹妹一度很担心她,因在家一切事情都是我爸在张罗,她啥也不会。没想到我妈过得倒也挺好,学东西也很快。她与一班老姐妹在小城里到处游山玩水,吃喝享乐,过着放飞自我的晚年生活。她快乐,我们也快乐。

前两年我妈生了一场病,强健的身体慢慢衰弱下来。从此给她请了一个阿姨照顾,我也几乎每个月都回家看她。

上海回小马也方便,高铁两个小时。基本上周五去,周日回。一开始,我都跟她说好哪天回家。结果,家里堆满我爱吃的东西,从我到家那一刻起,就敦促我吃这吃那,不吃还不高兴。女人都在意体重的呀,一天到晚不停怎么得了,后来我就不打招呼偷偷溜回家。当我拿钥匙打开门的瞬间,经常能看到妈妈惊讶惊喜的表

情,然后,她就急着出门要买我爱吃的,我又拽住不让她去。两个人拉拉扯扯一番,也是别样的母女见面仪式。

这次回家,破例提前跟我妈打了招呼,还点了菜,因为一家三口都回。我妈一听,激动得连忙打电话把我妹喊来(两家住得很近),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她。我妹差点被吓倒,以为出什么大事了,赶紧跑过去。连视频的时候,我妹学我妈的样子,笑出了泪。

我们仨到家后,阿姨已经做好一桌菜等着了,都是我们爱吃的。给我妈请过三个阿姨,只有这位阿姨脾气最好,人也善良,还经常帮我妈按摩。阿姨面

相好显年轻(相由心生),六十多岁的人,听得进别人的意见,在我妈的指挥下,做的菜越来越好。我心里已经想好,这样的宝藏阿姨太难得,只要做满一年就给她涨工资,如果能长期留下,那是我妈的幸运,也是我们的福分。当然,我妈也会很做人,虽不富有但从来没把钱当回事(我婆婆也是),经常买东西送给阿姨。

第二天是周末,我一大早去菜场买菜,自己下厨精心做了一顿饭,把妹妹一家喊来一起吃,有他们在我妈身边,我在外半年没回才这么安心。

喜欢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氛围,许多人吃饭就是香,“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”,是我这种没什么高深追求的人最向往的生活。长远没见,妹妹兴奋地说个不停,妈妈洗了水蜜桃递给我们,说我瘦了(其实我胖了两斤)……这么欢乐祥和的场面当然只有在三次元里才有,那些云聊天、视频,怎么能抵得上相见欢呢。

还是要见面。见这一面,又能让我开心很久,支撑很久,面对生活。

## 还是要见面

梅莉



1934年,我做律师的祖父,因为生意上的原因,迁居到法租界的长乐路大德村营业。年底,有一位青年来拜访我父亲周楞伽,经自我介绍,原来是东北作家李辉英,他是从《新中华》杂志编辑钱歌川处,打听到我父亲住处的。

李辉英(1911—1991)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金家屯,16岁只身来沪,后进入中国公学中文系学习,与何家槐等人是同学。处女作《最后一课》发表在丁玲主编的《北斗》上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小元宝山》受到了周扬和茅盾的盛赞,被列为《抗战创作丛书》之一。他和鲁迅有过交往,后来参加了左联。

来找父亲时,李辉英就住在九星大戏院隔壁切面店的前楼。从此两人经常来往。李的家中只有一妻一子,完全依靠写作维持,生活十分贫困。两人结伴后逛书店,访文友,曾去过王任叔和穆木天的家里,吃过便饭。还在河南路喝冷

饮时,遇见崔万秋,经过李的介绍,崔邀请我父亲以后能替他主编的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写稿。不久,我父亲在光华书店遇见了过去租住在我家江阴路的房客姜克尼,他是著名的电影演员,还是市党部的整理委员。听说我父亲在写新文艺作品,就邀请我父亲帮助他一起编辑《文艺电影》杂志。父亲表

我巳年届米寿,每日午后打个盹起来,便坐在阳台上喝茶。中秋时节,又增添了吃石榴一项。静坐阳台,西望高楼大厦尖顶上的夕阳,看那镶着金边的几片浓云悠然地变幻着颜色和形状,吃着云南产的软籽石榴,不由自主地神驰故乡,想到故乡的硬籽石榴。

我的故乡是安徽与江苏、河南接壤的地方,俗称皖北,抗战时期属于我党领导的“苏豫皖边区”。弯弯曲曲连纳十几里的大山坡,遍栽石榴树,我家屋后就是一片石榴园。可以说,我是在石榴园里长大的。石榴是我少年时期秋季吃得最多的一种果实。石榴有甜有酸。甜石榴籽晶莹剔透,酸石榴籽洁白似玉。吃的时候,把两种石榴籽剥出来,均匀地掺在一起,一把一把往嘴里送,又甜又酸,别提味道多美了!一次,

示,虽然写过一些影评文章,但与电影界不熟悉,婉言拒绝。事后与李辉英商量,李劝他接受下来,因为姜答应使用稿件有绝对自由,他可以向左翼作家拉稿,把刊物变成带有保护颜色的进步刊物。刊物发表过李辉英的散文《龙潭山》,文章描绘了家乡绚丽的景色和无穷的思念,从侧面抨击了日寇侵略东北。第

## 李辉英与我父亲的交谊

周允中

三、第四期刚出版,因为亏本,杂志突然停了。父亲十分生气,因为李辉英拉来了徐懋庸和沙汀的文章,还发布了广告,却如此草率结束了。

1935年是杂志年,李辉英编辑的《创作》,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大型刊物,几乎每期都会刊登我父亲的一篇小说。但有一次,在熏风出版社,当着老板汪淼的面,李竟然退稿,引起我父亲大怒,李显得十分无奈和窘困,还是庄启东从旁劝说,指出作家不是每件作品都是上乘的,需要不断深入和提高才是。

随着营业的发展,祖父将律师事务所,搬迁到了南京路三阳南货店的隔壁,大沪银行的楼上,由于相距较远,李和我父亲来往就少了。这一年的秋天,因为《新生周

刊》发表了易水的文章《闲话皇帝》,日本认为是在侮辱天皇,对国民党当局大肆兴师问罪,政府加紧了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和封锁,李的小说集《山河集》和散文《岁月集》都在答应出版的基础上,遭到了退稿,原因是内容涉及到了东北的题材。

1935年初,我父亲决心写作3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炼狱》,内容以“一·二八”事变为基础,反映当时青年的不同走向。李多次劝说我父亲停止写作,说决无可能出版,而且会遭到当局的迫害。但我父亲已经欲罢不能,到年底终于竣工,并自费出版,结果销路颇佳,初版一千册销售一空。北新书店老板李小峰来电话催我父亲赶快添货,书到立即付款。正要送去送书,李辉英来访,就向我父亲要一本。父亲道歉说家里已没有存货了,书店又催得紧,只好下次再版送他。李没有吱声,抱着书一起送到了四马路。此后,就绝不再来往。父亲一直以为他产生了不满,内心愧疚不已。其实,李是去了北平,受聘编辑《北平新报》副刊,并且担任了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之一。

1950年李辉英定居香港,1984年来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,我父亲托人写信给他,希望他来上海的时候,相聚聊一聊,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可惜这一夙愿没有成功,成了我父亲终身的遗憾。

# 夜光杯

英国当选新首相 Mary Elizabeth “Liz” Truss, 姓氏 Truss 如何汉译?

中国的汉译是“特拉斯”,根据是新华社出版的《英语姓名译名手册》。但是,并非没有可以商榷的余地。例如,美国前总统 Trump, 译为“特朗普”;华语界也有译为“川普”的。Tr 是个卷舌音,与“川”的声母比较接近,比起将一个音节的“Trum”译为两个音节的“特朗”,只用“川”似更佳。

举 Tr 之例,还可以旁及 Tru, Tro, Tra 等其他卷舌音,都找不到相对应的汉字,只能用“特”削足就履、勉强应付。

“特拉斯”的缺憾,除了发音不够贴切原文之外,还在于容易与汽车“特斯拉”(Tesla)混淆。

这里介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提供给港媒使用的中文译名:“卓慧思”。这一汉名化的译法,并不完全贴近母语发音,凿枘并不完全相应,但是,这是 Truss 本人选定、从2016年她担任英国司法大臣起沿用迄今的汉字姓氏。看来她也有自己的根据:汉语的方块字和意义有一定联系,引起的联想比较幽静、高雅、难忘,特别适合女性。

新华社标准之外,另有国际上通用的汉译中文名,并非孤例。美国副总统 Kamala Harris, 汉译“贺锦丽”;澳大利亚前总理 Kevin Michael Rudd, 汉译“陆克文”。这些译名都为全球接受,可以举一隅而三反之,说明一定的弹性是客观存在的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倾向于自选一个汉字中文姓名,这可能是新事物、新趋向、新潮流。问题可能是:以我为主,还是以他/她为主?

汉字译名音义兼顾的佳例颇多。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先生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留学时,把该校著名的 Bodleian Library 放音成音译“博得来图书馆”,而是自己译作:“饱蠹楼”。这是牛津总图书馆,藏书

500万册,手稿6万册。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,出版公司每年有新书出版,必须寄一册给这个图书馆,所以藏书之富,实为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。钱先生在此处自诩“书虫”,如饥似渴、辛勤摘录、大快朵颐,称之为“饱蠹”楼,音义兼顾,相得益彰,传为佳话。

汉译人名,音义兼顾、回味无穷的也有很多: Ester Lauder, 雅诗·兰黛; Coco Chanel, 可可·香奈儿; Charlie Chaplin, 卓别林; T.Roosevelt, 罗斯福; W.Churchill, 邱吉尔; M.Gandhi, 甘地; P.Picasso, 毕加索; A.Einstein, 爱因斯坦; Marilyn Monroe, 玛丽莲·梦露; Goethe, 歌德; Beethoven, 贝多芬……均寓意深远,别有风趣,值得细品。

现在正是吃石榴和鲜枣的季节。鲜枣越是暴露在外面,受到阳光的照射,越大越红越脆越甜;石榴则相反,越是隐没在树荫里、枝叶下,越光鲜,越越薄,籽越大,越好吃。熟透了石榴,往往手一触碰就会自动爆裂开来,露出抱成一团的籽,非常诱人,摘下来就直接用嘴咬了。

想起往事,心中惬意。少年时牙好,吃硬籽石榴的那种快乐,至今不忘。

## 译名刍议

范家材

夜晚起风,大雨瓢泼接着雷声隆隆,临窗看见路旁行道树的树梢“哗哗”地迅疾摇摆。晨起路跑,太阳已不像前几日那般热力四射,清寂的地面了无雨过痕迹,仅散落着折断的树枝和飘落的树叶,带着凉意的晨风吹过分外惬意。熬过酷热难挡的“三伏”,蓦然发现,金秋就在不远处等着了。踩着干枯的树叶,“沙沙”作响,这是秋天在悄悄敲门声,也是都市里的秋声前奏。

“蝉声消逝了,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,蛙声停息了,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。”轻声念叨起那几句默记在心的诗句,尽管没有第一次听到时那么激昂,但“团泊洼的秋天”还会掀起几许波澜。都市快节奏生活,不仅随时都有 yes 或 no 的选择,而且来不及后悔或欣喜,又一个岔路口又迎面而来。挥别炙热,冰凉怡人的秋天已经撩开门纱,如何不值得憧憬、向往一番? 哪怕感叹时光飞逝去,岁月催人老,心生惆怅,无由感叹……人皆有波澜,只是看点不同罢了。

譬如当下,很多人趁乍凉还热稍有空暇,带点衣物就驱车出游,看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秋景秋色秋风,赞叹古人下笔生辉是怎样了得。殊不知那位作者王勃后面还有一段:“勃,三尺微命,一介书生。无路请缨,等终军之弱冠,有怀投笔,慕宗懿之长风。”心情倒是挺抑郁的。两千年前《楚辞》中记述,“悲哉秋之为气也,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”;杜甫的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,传唱至今;即便刘禹锡的《秋词》独树一帜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讴歌秋之美好,诗词歌赋与秋有关的栏目大多还是“悲秋”。大抵古代文人多有怀才不遇的遗憾,熬了年复一年依然“身在闹市无人识”,只能寓秋景以求宽慰,于是落叶要伤感,降温要悲凉,沐风要感叹、黄昏要蹉跎,秋与“悲”总脱不了干系。而忙忙碌碌的现代都市人对此的回答大概是:吃饱了,忒空!

很多年前的八九月,抖抖崂崂“过五关斩六将”坐进高等院校教室,开学典礼后第一课就是令人色变的高等数学。一位年轻讲师在黑板上演算了一连串的公式定理曲线,下课铃响起,恰有片树叶由窗口飞落在教室地板上,老师充满豪情地放言:“每片树叶都有不同的飘落曲线,高数都能准确地描述出来。”如今,那些艰深的公式定理都已失落在漫漫岁月的缝隙里,但“每片树叶都有不同的飘落曲线”那句话却不曾忘记。

“做人要有出息”,当年父母时如此耳提面命,但如何是“出息”却没说,于是这就成了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时时鞭策却总是失效。看秋风抚过树叶,色泽微黄并旋转奔跑沙沙低吟翩翩起舞,蓦然想起俗话“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”来。每片树叶都有不同的飘落曲线,争取做曲线最美、落点最远、姿态最帅的那一片,再笃悠悠地看其他树叶纷纷扬扬地表演,也是一种出息吧。

每到秋季落叶时节,城市都会留几条“暂不清扫”的马路,供人们踩着落叶的“沙沙”声响漫步,成了生活的一大乐趣。若能默诵“秋凉刚刚在这落脚,暑热还藏在好客人家”,会觉得内心压力豁然释然,都市里的秋声,也就缭绕久远了。



湖泊和河流是草原的生命源泉,草原上的牧民们赶着牛羊逐水而居。就像在伊利的唐布拉克草原那样,河谷岸边的草地里弯弯曲曲溪水沟,傍晚牧民赶着牛羊放牧归来,将牛羊群散落在在这片绿草地上,自由地吃草饮水。

在草原上拍摄牛群、羊群、马群时,寻找适当的制高点很重要。我站在河谷对岸的山崖边,俯视这片草地。这条弯曲的小溪流,打破了草原上单一的平衡,能增强画面的感染力。点缀在草地上的那些洁白的羊群和深色的马、牛,留下长长的投影,草地的反差都非常适合。于是,

端起相机拍摄中,我在考虑构图时,特

意把那条弯曲的小溪流,安排

到画面中心,用斜构图,使画面具有延长、变化的特点,营造空间的延伸感、韵律感,产生优美、雅致、协调的视觉效果,注入动感,显得有活力、不呆板。

回来在后期制作时,发现画面左下方的一片草地上没有牛羊,感觉有些空,使画面不够平衡。我就在电脑上利用

Photoshop 软件,把另外一幅照片上的几头牛羊,搬到画面的左下方,这样画面就更饱满更和谐了。摄影进入数码时代,有着强大的后期制作支撑,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,合理的使用,也是创作重要的一环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## 都市秋声赋

陈茂生

七夕会